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三十七回 一枰棋癡兒呵凍手 兩首詩玩婦笑鍾情

卻說寶珠聽說有雪，便趕忙起來，把窗幃一手拉開了，隔著玻璃一望，見滿園的樓閣都是瓊樓玉宇一般，便心花兒都開了。忙著梳洗好了，到階前一看，見一白無際。昨天還抽綿扯絮的落著，那地上的雪已有三四寸厚，便順步到惜紅軒來。進門見鴉雀無聲的。那迴廊上的鸚鵡，也縮著脖子不作一聲。階下兩株鴛鴦梅開得和桃花似的，有幾瓣落在雪地上，便似粉龐上點著胭脂一般。看了一會，覺得風刮在面上有些兒痛，便揭著暖簾子進去。見滿屋子擺的盆梅，有的開了，有的未開，有的已謝了些。見婉香房門口暖簾垂著，便掀起來進去。婉香梳洗剛完，對著鏡子在那裡簪白茶花。春妍站在背後看他，婉香剛戴著花，瞥見鏡裡面映著一個寶珠，因也不回過頭，就向鏡裡道：「這冷天氣不在屋裡躲著，還出來冒風，可不凍了臉兒嗎？」寶珠挨近來，伏在桌上看著他笑道：「我怕你冷的走不起來，來替你燒宮熏的。」婉香回眸一笑，見寶珠兩頰凍的紅春春兒。因道：「怎麼不戴風帽子？」寶珠笑笑，不語。婉香合了鏡奩，手對手濕一濕道：「好冷，這鏡兒倒像一塊冰。」春妍笑道：「我忘了，連手爐子也沒燒呢。」說著，便走出去。一會子把手爐子拿了進來，婉香接在手裡掀開蓋子，加上一個龍涎香餅子，仍蓋好了，擺在膝上，兩手兒濕著，還皺眉兒叫冷。寶珠笑道：「照這樣，今兒不能出去了，可不辜負了這一天的好雪。我那天風樓才好玩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也不過這樣一個樣兒，合著眼，想得出的。我最嫌這個賞雪一事，好好的圍爐兒坐著不舒服，要跑到這外面吹風去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說圍爐兒坐不如躲在被窩裡睡。」婉香的道：「果然是睡好，我回來便睡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一個兒睡也冷清清的很。」婉香低了頭不理他，因喊道：「海棠。」外面應了一聲，見海棠進來，婉香手裡拿銀兒擦著手爐子，口裡說：「你去清可軒和香夢軒看看大小姐和二小姐去。昨兒說大早便來，到這會子敢因怕冷不來了。倘不來，也回我一聲兒，省教我盼著。」海棠答應了聲要去。寶珠便站起來說：「我同去。」婉香道：「你去什麼，外面冷呢。」寶珠說：「我不怕。」便和海棠出去。先到自己屋裡，要出風兜和一扣鐘披了，便向秋聲館走來。這邊循山游廊上下來，遠遠見洗翠亭在池心裡，四面凹下，中間凸起。一亭宛然一座白玉石的寶塔擺在水晶盤裡。那彎彎曲曲的石橋，又像一條玉帶。寶珠指與海棠看道：「你瞧好麼？」海棠說：「果然是好雪景，聽說池子裡水都冰了像鏡子似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那水光景沒冰，你瞧，倘冰了便該有雪在上面，他還是碧澄澄的一泓水呢，要是近岸淺的所在，冰了也難說。」剛說著，猛一股清香滲入鼻來。原來沿山腳下的紅白梅花都開了。雪壓著，所以一時沒看見。寶珠要折一枝兒，海棠看了半晌，見那梅花都在欄杆下，折不著。因沿著欄杆過去，卻好有一枝紅梅被雪壓斷，撲在欄杆裡面。寶珠喜極，忙過來伸手去折，早攪得滿袖子都是雪，忙抖淨了，已有幾點沾濕了。寶珠便自己拿著梅花，和海棠到綠雲深處來。進月洞門，見滿園的竹子都被雪壓的低下頭來，中間石子甬道上，已鋪滿了雪，卻印著一個一個的小鞋底印兒，不知道誰打這雪地上走進去的，因也把自己的鞋底兒印了一個比看，見自己的印兒約有五六寸大。那個印小一半還不止，因嗤嗤的笑將起來。海棠笑道：「爺又癡了，哪能和女兒家比去。」寶珠笑了笑，便打抄手迴廊上走出。因指尖冷把梅花交海棠拿了，走到窗口，聽裡面一陣笑聲說：「這遭你還走哪兒去。」寶珠一手解下一扣鐘，一手丟了風帽丟在欄杆上，跑進去看。

原來美雲和麗雲鬥棋。綺雲、賽兒兩個站著看，都在那裡望著棋盤子笑。寶珠挨近身來，看見美雲的將軍上支著一個士，那兩個相一個士，早沒得了。當頭河口擺著個麗雲的炮。寶珠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落士便罷了。」美雲道：「不相干，他把車抽開了，照著我要吃我那個車去呢。」寶珠細看一看，見兩家都只有一車一炮，美雲的炮，擺在麗雲的車位上，相位上擺著個車。麗雲的士卻已下了，也是想抽車拔炮的，只遲了一步，被麗雲先抽了，美雲無奈，只得下士聽他吃去。寶珠笑道：「二妹妹這棋走寬了，教我不吃這車，把車直下去照他，可不死了嗎？」麗雲道：「你懂得什麼？我不吃他，他這個車死的，不會吃我嗎？」大家都笑了起來。美雲見炮又要被他吃去，便逃出來也沒用。擺穩輸了，便把棋盤一推，攪亂了道：「算我輸罷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不是你輸，該誰輸，怎麼說算呢？我早講，我這棋要算國手了，這會子可信了嗎？」賽兒道：「我偏不信，我再和你來。」寶珠一手把棋子抓了幾顆來道：「不許下了，這大冷天，還攪這個牢什子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他們怕什麼冷，還僵著手，塑雪人兒來呢。」賽兒笑道：「依你們說都該縮著手，縮著腳，縮著脖子做烏龜形去。」麗雲笑著，把一雙冰冷的手塞到他頸子裡去。賽兒縮著頸子告饒，麗雲笑道：「你們看可像不像個烏龜呢？」賽兒連說：「像的，好乾娘，饒我吧！」寶珠也替他告饒。麗雲才放了他。寶珠把手裡棋子仍放在盤裡了，因坐下道：「二姐姐盼著你們，說怎麼約了一大早，到這會子還不去。」美雲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剛和三妹妹來兜他去，他卻和賽兒下著棋，死不肯放，又扯我下這一盤。此刻什麼時候了？」因看一看壁上的掛鐘道：「十一下了，難怪婉妹妹等的心焦，咱們就去吧。」麗雲、綺雲、賽兒，便都說去。去大家便一串兒出來。寶珠要戴風帽，麗雲笑道：「臊人呢，這樣老的臉兒還怕風吹了不成。」寶珠笑了一笑，便仍丟下不戴。賽兒早往雪地上跑去。麗雲見天不下雪，便也扯著美雲、綺雲都往雪地上走出來。寶珠卻打迴廊上繞轉來追著，他們多站在棕毯上拖鞋底兒，見寶珠來笑道：「虧你一個男孩子不敢走雪地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不是我不敢走，因這靴底兒不雅觀，所以不走的。」大家都笑了笑，一齊出來。見通洗翠亭的石橋，也是鋪著粉似的，沒有點痕跡。賽兒又要走去。寶珠一把扯住說：「那個走不得，這一點窄的橋，怕欄杆子又不牢，可不是耍的。」美雲、麗雲也多不放他去，便扯著他走上山來，打從秋聲館到天風樓下，見台階下圍著許多丫頭，在那裡笑，不知看什麼。賽兒挨近去看，見愛兒拴著腰帶子，在那裡撲雪人兒，三四個丫頭扯他起來，早攪的滿頭滿身是雪。把臉凍的通紅，捧著臉兒說疼。看那雪地上的印兒，不甚明白，已走了樣，便笑道：「我來撲一個你們瞧。」大家都不許他，才勉強強強的罷了。跟著寶珠等到惜紅軒來，見廊上的鸚鵡，縮著頸子和鸞鵝似的。賽兒把帕子甩了他一下，那鸚鵡吃了一驚，罵道：「寶珠你好，你惱我，我告訴太太去。」麗雲笑起來道：「這是婉姐姐罵寶珠的。你怎麼聽了來罵他。」那鸚鵡跳了個轉身，又道：「姐姐好！姐姐我和你好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

婉香聽見，在裡面笑道：「一個人倒和毛族鬥口去，回來可不要失了便宜沒處哭訴呢。」麗雲學著婉香的口音道：「那我便告訴太太去，說寶珠欺我呢。」婉香笑了一聲，見麗雲一手將著寶珠，一手將著賽兒，笑說著進來。婉香把手帕兒做了球兒，兜臉打將過去。麗雲猛不防叫聲：「哎呀。」放了兩人的手，捧著臉兒揉去。婉香當是打了眼睛，忙走過來問：「打在哪裡。」麗雲只捧著臉兒不則聲。婉香慌了，連問：「怎樣了？」猛不防麗雲捧過他的臉兒來道：「賠我眼珠子呢。」婉香吃了一驚。看他原好好的，因笑道：「那容易，拿一顆綠豆子配上就是了。」麗雲笑罵道：「你還強嗎？」說著把手向他頸上亂撓。婉香笑的要跌倒去，幸而寶珠、賽兒夾住了。美雲捉住了麗雲的手，婉香滿口子告饒著，麗雲才罷了。美雲進來，瞥見桌上擺著一集書卷子，卻攤開了一本，合在桌上。因順手拈來看時，見簽面標著《病紅詩抄》。寶珠一眼見，因道：「這敢是蘧仙的集子。」婉香道：「是呢。」寶珠道：「哦，這是他夫人的筆墨。」因看道：

蘭釭落燼新荷葉，微風吹落梅梢。夜寒遙念玉關人，俏對銀屏已愁絕。羅幃不耐五更風，湘簾影動微波折。睡鳴金爐火半溫，龍涎香盡煙絲滅。畫堂深掩悄無聲，銀箭丁丁是誰掣。碧窗疑照明月光，紅光燈冷綴金縷。玉蘭乾外天女來，散盡天花糝碎屑。此風吹夢到天涯，不覺銀河渡倏瞥。雪滿山中不見君，羅鞋冰透向誰說。鄰雞喚醒淚未乾，枕函如水衾如鐵。

美雲贊道：「這詩筆娟麗得很，又能押原韻，一如己出，這便了不得。」大家都說果然是好。又看後面寫著「答內子素馨次聚星堂原韻。」又注一行云「內子素好吟詠，苦不自愛，得句便焚卻，調藏拙也。近日詩來，婉婉可誦，因揚譽之。俾不再惡筆墨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也有趣得很。」因看道：

簪花小字出蕉葉，柳絮才高誇詠雪，
一篇讀罷齒頰芳，纏綿清麗稱雙絕。
綠窗新號女相如，十二花奴半心折。

春愁滿紙墨未乾，淚痕幾點半明滅。
笑我無才但詠鹽，欲和新詩真肘掣。
投我方勝連理詞，扳卿宛轉同心纈。
細嚼梅花與雪花，唾餘都變珠璣屑。
莫嫌欲寄一枝難，千里飛鴻只一瞥。
原卿與我同化蝶，相思好向夢中說。
客窗淒絕畫樓深，一樣孤衾冷於鐵。

麗雲笑道：「詩也過得去，只怕太過譽了些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倒從這詩上，看出他兩口子相敬如賓的樣兒。」美雲把詩丟下道：「人家事，干我們什麼，這樣好雪，我們也該想個玩意兒。」婉香道：「我早講過了。」大家問：「怎麼講？」不知婉香想了怎樣一個玩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賞雪應開新釀酒，對花宜讀舊題詩。